

宋史

第十卷
第十册

新學
子集
卷十

PDG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儒林四

劉子翬

呂祖謙

蔡元定

子沈

陸九齡

弟九韶

陸九淵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子翬字彥冲贈太師幹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幹夔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爲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閩境子翬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詔因任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夔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

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輦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
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它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
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歿以熹託子輦
及熹請益子輦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爲儒
宗子輦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卽渙然有得其說以爲學易當先
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卽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珙
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後
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珙別有傳

呂祖謙字伯恭尙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
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旣又
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
調南外宗敎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

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畱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

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

東南踰五三三無纖毫之虞則根柢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
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
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
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
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節以未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
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
取差謬恐難傳後盡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
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
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揆駁之孝宗
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
寵之可卽命詞揆不得已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
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芻稽

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卽而祠之子延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

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
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冑擅政
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
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
劉礪曰化性起僞身得無皐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
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
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
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
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皐于天天可逃乎杖履同其子沈行三千
里腳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眾州士子莫
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
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

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臯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旣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李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爲之序子淵沈皆躬耕不仕

淵有周易訓解沈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寧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沈不屑就次子抗別有傳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悅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緝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冑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胡

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眾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歟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眾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賜諡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

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啟告
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
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
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
實有可繁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
表不敢安公聽竝觀卻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弟
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
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
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
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
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

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
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
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
近見其聞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
書至田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
宇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
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
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
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
仕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眾教人不用學規有小
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

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救之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閒事慨然有感於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讐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

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
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
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
腳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
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
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宣之法其境
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
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
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辜使自
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
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禽之不一逸一人
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

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
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
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
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閒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陂陀不能
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尙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
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
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
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
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
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
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卽雨
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